# 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和《理想国》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摘要：**本文通过对古希腊神话的解读以及柏拉图《理想国》第五章中第一条浪条和第二条浪条与斯巴达妇女状况的对比，讨论了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变迁的过程和柏拉图是如何提出女性主义观点的。本文从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王交替、《俄瑞斯忒亚》三部曲入手，提出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变迁过程是激烈的，进一步强调了雅典城邦是典型的父系社会；紧接着提出《理想国》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在斯巴达的基础之上的，虽具有时代局限性，但也给后世带来深远影响。

**关键词：**古希腊神话；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理想国；斯巴达；女性主义

# 引子

《理想国》的作者柏拉图所生活的古希腊雅典城邦被认为是典型的父系社会，女子在其中的地位极其低下，没有真正的自由，必须服从男性的支配。而普遍认为，男性的生理优势被认为是男子在父权制社会享有更高地位的关键。

而众所周知，在父系社会的诞生之前，史前时期的人类社会曾经历过女性占主导的母系社会。当时的父亲无法知道自己的子女，子女只知道自己的母亲。所以那时的家族体系是以母系计算的，子女继承母亲的血统、姓氏和财产。[[1]](#footnote-1)当时的婚姻关系也与现在截然不同，妻子和丈夫来源于不同的氏族，他们的所有物归各自保管，且异性的同辈男女或长或短时间内群居在一起，对偶同居[[2]](#footnote-2)。然而关于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是如何过渡的以及母系社会是否真实存在，史坛众说纷纷。因为当时缺少文字记载的工具，缺乏关于母系社会的记载。所以在母系社会的史料收集中，人类口口相传的神话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比如我们比较熟知的中国传统神话故事里的女娲，是人类的创世神和始母神，女娲造人的故事通常被认为含有浓厚的母系社会色彩。另外一部对西方文明有着深远影响的古希腊神话，与柏拉图同时期的且贯穿《理想国》全文的神话，不仅有着了对母系社会的描写，还暗含了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权力过渡斗争。

# 一、古希腊神话中的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

关于宇宙的起源问题，同其他神话一样，古希腊神话[[3]](#footnote-3)对此也有过阐述。

*“…there was in its place a confused mass of shapeless elements called Chaos. These elements becoming at length consolidated (by what means does not appear), resolved themselves into two widely different substances...Thus came into being the two first great primeval deities of the Greeks, Uranus and Ge or Gæa.”*(Berens, 1979)

宇宙之初是由一种名叫混沌(Chaos)的无形元素所构成的，经过时间的演变，这些元素构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这两种物质后来演变成了大地之母盖亚(Gæa)和天空之神乌拉诺斯(Uranus)。在那之后，盖亚再和乌拉诺斯生下了十二泰坦(Titans)。也有一种说法是宇宙最初的混沌之神卡俄斯(Chaos)通过无性繁殖生下第一个孩子盖亚，盖亚再通过无性繁殖生下乌拉诺斯。不论是哪个版本，如同女娲造人一样，早期的古希腊神话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繁衍方式颇具史前母系社会色彩。然而乌拉诺斯好色残暴且贪恋权力，憎恶他和盖亚的巨人(Giants)后代，于是把巨人们扔到了塔尔塔罗斯(Tartarus)，这个别名为众神的炼狱的地下世界。盖亚为了报复乌拉诺斯对巨人的迫害，联合最小的儿子克洛诺斯(Cronus)推翻了乌拉诺斯的统治。其中盖亚和克洛诺斯反抗乌拉诺斯的方式也耐人寻味——克洛诺斯用镰刀阉割了他的父亲。父亲的权力在母亲的怂恿下被儿子夺取，甚至其生殖器也被阉割。这个神话里的生殖器显然超越了其本身的生理意义，成为了男性本身及父权的象征。生殖器被阉割代表着权力的更替。盖亚没想到的是儿子克洛诺斯同样残暴，据赫西俄德中的《神谱》[[4]](#footnote-4)记载，他得到了巨人的支持推翻乌拉诺斯后，又把巨人关回到塔尔塔罗斯。盖亚预言：克洛诺斯也将被自己的一个孩子推翻。因此，他的每一个孩子一出生就被他吞入肚内，只有宙斯(Zeus)由于母亲瑞亚(Rhea)的保护而未被吞掉。正如预言所说，宙斯掀起泰坦之战(Titanomachia)来推翻父亲克洛诺斯残暴的统治。神王之间的权力更替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激烈的过渡过程。自宙斯成为“奥林匹斯之王”后，父权制的统治地位逐渐稳定下来。大地之母盖亚逐渐退出主流舞台，也意味着母系社会的衰落。

父权制的盛行可以体现在“俄狄浦斯情结”上。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并不是天生的俄狄浦斯情结导致弑父的冲动，而是父权制度导致了弑父的冲动[[5]](#footnote-5)。与之相对的是“俄瑞斯忒斯情结”。母系社会的衰落也可以体现在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三部曲的结局中。迈锡尼王后克莱特内斯特拉(Clytemnestra)为了给牺牲的女儿报仇，并与情人一起统治迈锡尼，谋杀了她的丈夫——从特洛伊战争中归来的国王阿伽门农(Agamemnon)。在多年之后，克莱特内斯特拉和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Orestes)在阿波罗(Apollo)的指引下，杀死了母亲克莱特内斯特拉和她的情人，为父报仇。然而俄瑞斯忒斯却因此受到了复仇女神的烦扰，所以俄瑞斯忒斯向雅典娜 (Athena)寻求帮助。雅典娜在雅典给他准备了一场审判。在审判中，代表母系社会权益的复仇女神认为夫妻间没有血缘关系，杀夫是可以被宽恕的；儿子与母亲骨肉相连，所以杀母需以死谢罪；而代表新兴父权制利益的阿波罗认为杀夫是不可饶恕的死罪，俄瑞斯忒斯杀死的是母亲而不是自己的血亲，因为一个人的血缘只同父亲有关系:

*“****A mother, so called, is not, in fact, the parent of the child****,*

*merely the vessel that nurtures, protects the new sown seed;*

*the father that sows the seed makes life, while she plays host,*

*keeps safe the plant, unless some god brings hurt to it.*

*I shall demonstrate to you the proof of this;*

*a father might give birth without a mother's help - close by,*

*a witness to the fact is Athena, daughter of Olympian Zeus.*

*She was not even fostered in the darkness of a womb,*

*was rather such a child as no plain goddess could produce.”* (Bond, 660)[[6]](#footnote-6)

因为母亲杀死了父亲，所以把母亲杀死也是为了替父报仇。杀死了杀夫的妻子，是为了“替天行道”。审判者雅典娜因为阿波罗的说词，宣判俄瑞斯忒斯为无罪。

*“There is no mother that gave me birth and I prefer*

*the male in all respects - except for a mate - with all*

*my heart, and* ***I am completely on my father's side****.”* (Bond, 740)

俄瑞斯忒斯的“无罪”也说明了在本文引子所讲到的，雅典城邦的社会秩序和司法系统已经根植于父权制之中。而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柏拉图为何会在《理想国》中提出如此“先进”的女性主义思想呢？

# 二、《理想国》的女性主义思想与斯巴达

我们知道，柏拉图生活在雅典城邦逐渐衰落的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雅典受到了沉重打击，还陷入了奴隶主民主派与贵族派之间的争论。从《理想国》中也可以看出来，柏拉图坚决反对当时的民主政体，主张贵族派统领城邦。至于柏拉图为什么会这么想，有一种说法是斯巴达在军事上的强大，使得出身贵族的柏拉图开始反思雅典现行的松散的民主制度，即使他在《理想国》也说过斯巴达人“好胜争强，贪图荣名”(545B)。何兆武在《西方哲学精神》说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不像我们后来通常所认为的那么空想，其实他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古代的斯巴达为蓝本的。”柏拉图所构想出的“护卫者”制度，很大一部分是借鉴斯巴达的“全民皆兵”。

也正因“全民皆兵”，斯巴达妇女的社会地位空前高，与两千年后的欧洲封建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相比也毫不逊色。首先，由于斯巴达的男性自小离家参与军事训练，所以斯巴达的教育资源则倾向于在家长大的女性。也正如柏拉图所说的“为了同样地使用女子，我们一定要同样地用两门功课（音乐和体操）来教育女子，并且还要给她们军事教育。”(452A) “我们除了把母的警犬看作较弱者，公的看强者以外，并没有因为它们的强弱而分工，而是一切工作大家同干。”(451E)“如果我们不分彼此地使用女子，照使用男子那样，我们一定先要给女子以同样的教育。”(452A)类似。可以推断出，斯巴达妇女（与当时的雅典妇女相比）接受了良好的文学、音乐和军事教育。而且斯巴达妇女可以继承父系的遗产，因此斯巴达妇女通常比较富有。在政治方面，由于城邦中的男性通常征战在外，所以斯巴达妇女对城邦事物有一定的发言权。[[7]](#footnote-7)

然而，斯巴达的妇女仍然局限于父权制之下，无法参与军事行动，也不能参加城邦事物的具体管理。而之后柏拉图所说的“各种的天赋才能同样分布于男女两性。根据自然，各种职务，不论男的女的都可以参加，只是总的说来，女的比男的弱一些罢了。”(452E)以及“女的护卫者必须以裸体操练，那么美德就是她们的外衣，她们必须同男子一起参加战争，以及履行其他护卫者的义务，这是她们唯一的职责”(457A)第一个浪头“邀请女性进入护卫者”的思想，即女性与男性禀赋相同，且一同参加战争，参与城邦的治理，从当时父系社会背景来看的确是惊世骇俗。

除此之外，斯巴达作为一个军事化城邦，为了保证优质的兵源，也十分看重妇女的生育问题，并为此采取《理想国》所提到过的优生学原则。新生婴儿出生后会接受长辈的检查，长辈会依照优生学的标准进行评估。斯巴达城邦还在父权制的标准下实行“共妻制”，即婚姻中的丈夫可以让自己的妻子与其他男人进行生育，因为斯巴达人相信这样生育出来的后代会继承两个男人的优点。这与柏拉图提出的“第二条浪条”相似：“这些女人应该归这些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同样地，儿童也都公有，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457D) 斯巴达人也关注妇女的身体条件，会提供给女性更充足的食物（与雅典女性相比），因为这样的妇女才能生育出更健康的后代。这与柏拉图所说的“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多结合在一起，反之，最坏的与最坏的要尽少结合在一起。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长，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如果品种要保持最高质量的话；”(459E)也就是“第二浪头”很相似。由此可以联想到的是，柏拉图关于妇女儿童的女性主义思想也参照了“斯巴达模式”。

虽然如此，柏拉图也多次在“第一个浪头”中说出贬低女性的言论，可以想到的是，出身贵族的柏拉图提出这种想法不会是为了女性自身的权益着想，而是为了“理想国”的城邦利益着想。这也给后世的政治法律制度带来启发：保障女性的受教育权、参政权、生育自由权等政治权利不只是为了保护女性自身的权利，也是为了政府和社会的良性发展着想。毕竟一味的偏见不能带来进步。

# 三、古希腊女性主义思想对现世的启发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8]](#footnote-8)恩格斯提到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过渡的原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个人认为还是有点简单了。从古今中外的神话中可以窥见，社会变迁的原因可能比我们现代人想得要复杂。一些人所提到的男性在生理上的优势，个人也很难苟同。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发展到现在，也就区区一万余年，在人类进化史上是弹指一挥间。而这一万年间，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很难说一万年前男性与女性之间是否存在生理差异、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不是自然选择或是适应环境进化而成。我觉得我们现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尊重历史，从当时的环境看待历史，也要学会从女性视角看待和反思历史；尊重两性差异，并在这之上谈论男女平等问题。

关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对后世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在1994年，南希·图安纳Nancy Tuana出版了题目为《柏拉图的女性主义解释》(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Plato)的作品集。这个作品集围绕着两个问题，首先是以身体(body)来定义人（灵魂不发挥任何作用），其次是“女性主义”一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说，女性主义可以是妇女要求扩大她们的权利和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但问题是：到底扩大的是什么权利？就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而言，柏拉图比他所在的时代，甚至是现代社会都要领先很多。然而在讨论性别本身的问题上，柏拉图是非常保守的。对他来说，女性只能为人类的繁衍服务。女性主体自身的快感、欲望，以及最重要的性别认同，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9]](#footnote-9) 而且柏拉图以危害社会为由谴责同性恋为代表的性少数群体（祂们不能确保繁殖），并没有意识到父权制异性恋视角下的性规范对祂们的危害。从现代学者看来，一个人的社会性别不一定与其生理性别相符。所以在《理想国》基础上探讨一些更深层面的女性问题是很困难的。那《理想国》已经落伍了吗？个人认为它作为第一部为女性发声的思想著作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

上文有提到“保护妇女权利就是保护社会良性发展”。最近的“唐山打人”事件使得社会舆论哗然。女性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有良知的男性友人也表达了对“合法捍卫自身权利的女性”的支持。可是，在社交网络看不到的地方、边缘地带，有多少起类似“唐山打人”事件在发生呢？那里的人们说“受害者有罪”时，会有人支持这些女孩吗？笔者想说的是，在网络上发声不是全部，收到父权制荼毒的也不只是女性，身体力行地做出一些实事，整个社会也许就能朝心中“理想国”的方向发展。

1. 刘达临. 浮世与春梦：中国与日本的性文化比较[M].山东.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 [↑](#footnote-ref-1)
2. 贾敏. 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过渡的斗争——先秦婚姻制度探究[J]. 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2(9):110-110. [↑](#footnote-ref-2)
3. Berens E M. *Myths and Legends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J]. Library of Alexandria, 1979 [↑](#footnote-ref-3)
4. West M L . *Hesiod - Theogony and Works and Days*[J].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footnote-ref-4)
5. 王韵秋. 从俄狄浦斯情结到俄瑞斯忒斯情结--西方精神分析的"母亲转向"[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24(4):5. [↑](#footnote-ref-5)
6. Bond. R, *The Oresteia of Aeschylus - Eumenides* (2015-06-12), https://ir.canterbury.ac.nz/handle/10092/10502 [↑](#footnote-ref-6)
7. 王雅. 斯巴达妇女的成长及社会地位[D].内蒙古大学,2005. [↑](#footnote-ref-7)
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footnote-ref-8)
9. Luc Brisson*,Women in Plato’s Republic,*Études platoniciennes*, 9 | 2012, 129-136.* [↑](#footnote-ref-9)